



游侠

“在游侠的世界中，每个人的潜能将被无限发挥”
深喉般神秘作者打造的科幻悬疑巨作

THE TRAVELER

环球公司以重金购得电影版权
斯皮尔伯格将亲自执导

[美] 十二只鹰 John Twelve Hawks 著 / 李小刚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游侠

THE TRAVELER

[美] 十二只鹰 John Twelve Hawks / 著
李小刚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侠/(美)十二只鹰著,李小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225-255-4

I.游... II.①十...②李...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0667号

图字:01—2007—1173

The Traveler by Twelve Hawks

Copyright © 2007 by Twelve Hawk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游侠

(美)十二只鹰 著 李小刚 译

责任编辑:许彬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印刷: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本:650×980 1/16

印张:19

字数:360千字

版次:2007年4月第一版 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5-255-4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1

玛亚下午飞抵鲁济涅机场，又乘机场巴士进入布拉格市区。她对这种交通工具的选择多少有些不满。作为一个哈乐根，应该雇一辆车或叫辆出租车。在那样的空间里，只要架一把刀在司机的脖子上，局面就能得到控制的。选择飞机和巴士都不保险，因为它们如同陷阱般难以脱逃。

没有人要杀我，她心里嘀咕道。没有人有这个心思。游侠的能量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塔布拉才会把同一家族里的人赶尽杀绝。哈乐根的使命是保护游侠和他们的引路导师，但这是一种自愿的决定。作为一个哈乐根的孩子，完全可以声明弃剑，接受一个凡名俗姓，在如大机器般运作的社会寻一席容身之地。只要他不惹是生非，塔布拉也不会去找他麻烦。

几年前，玛亚曾拜访过约翰·米切尔·克雷默，他是一名格林曼。这个在雅典被塔布拉汽车炸弹杀害的英国哈乐根仅存的后代，如今已是约克夏郡一位大牧场主，玛亚眼看着他疲惫拖着脚步，走过那些为哞叫着的牲畜准备的饲料垛。“他们知道你有没有违反规定，”克雷默对她说，“这是你的选择，玛亚。你可以悄悄地走开，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玛亚决定改名为一个叫朱迪思·斯特兰德的青年女子，她最初一位在曼彻斯的特索福德大学教授几门产品设计课程。随后搬到了伦敦，开始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担任助手，并得到了一份全职的差使。三年的城市生活，让她应付了一连串个人的挑战，也小有成就。玛亚还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不带武器离开住处的情景。塔布拉是防不胜防的，她自己感觉都心虚得厉害，就好像没穿衣服。街上的每个人都好像在看她；每个向她这边靠过来的人都可能是杀手。她等待着子弹和匕首，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慢慢地，她开始在家以外的地方逗留更长的时间，尝试以新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每每进屋或出门她不再趴在窗户上窥视有没有盯梢的，当她和新交的朋友一起在餐馆吃饭时，也不再把枪藏在隐蔽处或专拣靠墙的座位坐。

4月里，她违反了哈乐根的一个重要规则，去看了精神科医生。她在布卢姆斯伯里区一个四壁都是图书的房间里，接受了昂贵的5个疗程。她想谈谈她的童年以及在阿森纳地铁站里的初露锋芒，但那是不可能的。本内

特医生是个干净利索的小老头，对葡萄酒和古瓷器颇有研究。玛亚还记得当她以平民相称时他的反应。

“不错，我当然是一个平民，”他说，“我生长在英国。”

“这也是我父亲采用过的称号。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不是平民就是游民。”

本内特医生摘下金丝边眼镜，用一块绿色的绒布头儿擦拭着镜片。“为什么这么说呢？”

“平民是那些自以为知道这个世界将要发生什么的人。”

“我可是什么也不知道，朱迪思。那种话我可不敢说。但我对时事动态还是略知一二的。每天开始繁重工作前，我都会看新闻。”

玛亚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跟他实话实说。“你所知道的大部分事实都是幻象。真正的历史斗争都发生在表象之下。”

本内特医生朝她笑了一下。“再跟我说说游民。”

“游民是那些面对生存挑战败下阵来的人们，他们除了每天混日子便一无所知。”

“你是说穷人？”

“他们有可能受穷或困顿于第三世界，但他们仍然有能力自我转变。我父亲曾说过：‘平民无视事实，而游民又过于劳累。’”

本内特重新戴上眼镜，把记事本拿过来。“也许我们应该谈谈你的父母。”

治疗就此打住。她能说父亲索恩什么呢？他是哈乐根，逃过塔布拉5次刺杀。他高傲、冷酷，还非常勇敢。玛亚的母亲来自与哈乐根几世修好的锡克教*家庭。她的右手腕上一直戴着那个钢质的卡拉手镯便是以母亲为荣的象征。

那年夏天，设计公司的一位女同事带玛亚到西伦敦逛街。在那里玛亚买了一些很有格调又很艳丽的服装。她开始看电视，试着去相信那些新闻。时不时地，她还真有了一种安逸感——对此她心满意足——对来自如大机器般的世俗社会的纷繁干扰也能处之泰然了。但有时她总有些新的忧虑会浮上心头，就像总有新的产品要推介给消费者一样。

尽管玛亚已不带武器了，可她还是会不时地拜访一下位于伦敦南部的

* Sikh: 15至16世纪起流行于南亚次大陆的宗教。其第三祖起实行“祖师制”，后为第十祖所废。为与其他宗教相区别，第十祖还规定教徒必须蓄长发、加发梳，上衣至膝，右手戴手镯，佩剑。——译者

跆拳道学校，和教练过上几招。周三和周四，她到剑道学院的快班去，用竹剑拼杀一气。玛亚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是，她做这一切只是为了保持体形，和办公室里那些选择慢跑和打网球的人没什么两样。只有玛亚自己心里清楚，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等到真的要拼杀时她必须完全在状态里，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杀敌。然而在眼下这种近乎赋闲的生活里是难找那样的强度的练习的。

现在玛亚来到布拉格见她的父亲索恩，以前熟悉的那些哈乐根特有的偏执和妄想全都恢复了。在售票亭买了车票之后，她上了机场大巴，坐到了靠后的座位上。这是个糟糕的防御位置，但真正让她烦心的还不是这个。她看着一对老夫妇和一群德国游客爬上了车，安置他们的行李。她试图通过想象父亲现在的样子来分散注意力，可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座位换到了靠近紧急出口的地方。出于极度的紧张和不安，她双手握拳，把目光投向窗外。

发车时天就下着蒙蒙细雨，到市中心时雨已经很大了。布拉格被一条河流分成了两半，而那些狭窄的街道和灰色的建筑让玛亚有一种置身迷宫的感觉。天主教堂和城堡随处可见，尖顶直刺云霄。

在公共汽车站，玛亚有几种选择，可以步行去她的饭店，也可以拦一辆出租车。传说中的日本哈乐根斯帕罗，曾这样写到，真正的战士应该是“随处养成”的。寥寥数语，透出深刻哲理：哈乐根拒斥愚蠢的惯例和享乐的习惯，他们过的是一种有纪律的生活，不惧怕混乱。

雨还在下。玛亚身上的衣服也快湿透了。最方便的选择就是站在路边打车。玛亚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像普通市民一样行事：她一手拖着手提包，一手拉开车门坐进了后座。司机是个矮胖的男人，他胡子的样子让人联想到北欧传说中的那种好恶作剧的侏儒。玛亚报出她要去的饭店的名字，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是卡姆帕饭店，”她用英语说，“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司机发动了汽车。

卡姆帕饭店是一座高大气派的4层楼建筑，每扇窗户上都搭着绿色的遮阳篷。一条卵石铺成的小路通向布拉格城堡。玛亚付了车费想下车，可车门却是锁着的。

“打开这该死的门。”

“对不起，女士。”“侏儒”按下了一个按钮，“喀啦”一声门开了。他微笑着目送玛亚下车。

玛亚跟着提行李的门童进了饭店。如果去见父亲，她觉得还是应该带

上几件武器：它们都藏在一个照相机的三脚架里。由于看不出她的国籍，门童用英语和法语跟她讲话。为了这次布拉格之行，玛亚抛下了伦敦那些花衣裳，脚上蹬一双半高统的靴子，外加一条宽松的灰色长裤，一件黑色的套衫。其实，哈乐根的穿着风格，以深色调为主，布料讲究，必须是量体定做，既不紧身，也不俗艳，这样在打斗中才不会碍手碍脚。

大厅里摆放着几张桌椅，墙上挂着褪了色的织锦。就餐区的里边，几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对着一盘油酥点心赞不绝口。饭店前台的接待员，瞥了一眼玛亚的三脚架和摄像机盒子，未做任何表示。哈乐根的一个规定是，你总得向别人交代你的身份以及你处于某个特定地点的原因。摄像设备是一种典型的道具，门童和接待员肯定认为玛亚是某一类摄影人。

玛亚的房间是位于三层的一个套间，不但光线不好，房间里维多利亚时代的灯具全是假的，而且几样家具里都塞满了物品。房间的一扇窗户临街，另一扇俯瞰饭店露天的花园餐馆。外面仍在下雨，餐馆已经关闭，带条纹的遮阳伞湿漉漉的，餐桌边的椅子像疲惫的士兵斜靠在圆桌旁。玛亚向床下扫了一眼，发现了一件她父亲送的颇受欢迎的小礼物——一条带抓钩的50米攀绳。靠这个就是真有什么歹人来敲门，她也可以凭窗而出，10秒钟之内从这家饭店消失。

玛亚脱掉外套，洗了把脸，然后把三脚架搁在了床上。在机场接受安检时，人们注意的往往是摄像机和各种镜头，而忽略了藏在三角架里真正的武器。三角架的一个角架里装了两把刀——一把有些分量的飞刀和一把刺杀用的匕首。玛亚把它们各自归鞘，插在前臂的橡皮绷带下，她小心卷起套头衫的袖子，对着镜子仔细检查，宽松的套头衫足够隐藏这两样武器。玛亚双腕交叉，手臂一抖，右手上已多了一把刀。

三脚架的另外两条腿，一条装剑身，一条装剑柄和护手。玛亚将它们依序排列。剑身和剑柄在护手部分有一个侧推的旋轴。她带剑上街时，整件武器就呈一条直线，需要拼杀时，一点儿也不会误事。

除了三脚架和照相机，玛亚还带来了一根固定在背带上的长约4英尺的金属管。管子的外观极为精巧，像是某位艺术家带到摄影棚里的东西。这是佩剑者游走于城镇时必备品。玛亚可以在两秒钟内从管中拔剑，一秒钟之内投入战斗。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父亲就教会了她如何使用武器，与剑道馆老师的切磋更使她的剑法长进不少。

哈乐根也接受使用长短枪的训练。玛亚中意的枪械是那种握把可折叠的轻型手枪。旧式的剑与现代武器的并用，这在哈乐根来讲，可以作为某种特色，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优点。枪支是必要的邪恶，而剑，已是当今时代不

时兴的东西，社会这架大机器对其存在或退让或折中。剑法的训练有助于掌握平衡和培养战略，会使心肠变硬，就像锡克教教义中说的 kirpan（短剑），哈乐根的剑与每一个斗士的联系既是精神上的义务与责任感，也是勇士特有的传统。

玛亚的父亲索恩还相信，剑的存在是有实际的理由的，把它隐藏在三脚架这样的设备里，就能安然无事地通过安全检查。剑是无声的，在它对付突袭你的敌人时，有着意想不到的优势。玛亚的脑海里已经在预演着一场突袭：先朝对手的头部的虚晃一剑，然后向膝侧劈下，遇到一点儿阻力，然后是硬骨和软骨断裂的声音，对手的腿已经被斩断。

盘绕的绳间有一个褐色的信封。玛亚打开信封，看到了会面地点和时间：7点，旧城的贝特拉姆斯克纳梅斯蒂区。她坐下，把剑放在大腿上，关掉所有的灯，开始冥想。

画面在她脑海里进进出出，全是她第一次作为哈乐根独自出战的情景。当时她17岁，父亲带她去布鲁塞尔保护一位访问欧洲的禅宗和尚。这位和尚是一位引路导师，精神上的辅导者，能够引导潜在的游侠实现向另一领域的跨越。尽管哈乐根并未盟誓要保护这位精神导师的安全，但他们还是尽其所能地给予了帮助。和尚是一位了不起的导师——他已上了塔布拉的死亡名单。

布鲁塞尔的那一夜，玛亚的父亲和他的法国朋友林登守卫在离和尚所住的套房很近楼上。玛亚的任务是在地下室守住员工使用的电梯入口。当两个塔布拉的雇佣兵抵达时，她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她用自动手枪射穿了其中一人的喉咙，用剑劈死了另一个。迸溅的鲜血将她的灰色女仆制服染成红色，还有胳膊和手上。当林登找到她时，玛亚正歇斯底里地干嚎。

两年后，和尚死于一场车祸。玛亚所有那些伤痛和鲜血变得毫无意义。冷静下来，她嘱咐自己，看看有没有隐秘的符咒“我们在天的游侠啊，把他们都咒死”。

大约6点钟左右，雨停了，玛亚决定步行到父亲的住处去。离开饭店，她到了莫斯特克街，循着这条街又到了查理大桥。石桥很宽，被彩灯照得通亮，也勾勒出一长溜雕像的轮廓。一位徒步旅行者在顶帽子旁边弹着吉他，手持炭笔的街头艺术家在为上了年纪的女游客画素描。过桥的半路上有一枚很大的金色十字架，她听说那是祈福的吉祥物。虽说不太相信这一套，可玛亚还是触摸了一下，自言自语地嘀咕了几句。要是有人爱我的话，我也会回爱他。

随后玛亚就为自己流露出的这点儿软心肠感到羞愧，她加快脚步过桥，继续往老城区赶。百货商店、教堂和酒窖式夜总会都挤在一块儿，像高峰期拥挤的地铁车厢。年轻的捷克人和外国的背包客，傻傻地站在酒馆外，瞪着失神的眼睛抽着大麻。

父亲索恩住在康维克斯卡街，再过去一个街区就是位于巴斯托洛梅捷斯卡的秘密监狱。冷战时期，秘密警察接管了一座女修道院，把它改建成囚牢和刑讯室，现在，慈光会又回来主事了，警察们就搬到附近另外一座建筑里。玛亚观察了一下这个居住区，开始明白父亲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住下了。布拉格仍然带有中世纪的风貌，而大多数哈乐根都不喜欢新潮。这个城市有着还算不错的医疗条件，交通状况良好，网络联系也很方便。而更为重要的第三个因素便是捷克警察继承了共产党时期的办事方法，只要索恩贿赂的人对路，进入警方档案或办个护照什么的，都不成问题。

玛亚曾在巴塞罗纳听一个吉普赛人讲过，为什么他们就有权在街头和旅游饭店里掏包行窃的原因。当罗马人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时，他们是准备了一颗金钉楔入这位救世主的心窝的。而一个吉普赛人——拿走了那颗金钉，所以上帝特许他们偷窃至世界末日。哈乐根不是吉普赛人，但玛亚断定，两者的精神状态是相同的。父亲和他的朋友都有强烈的荣誉感和他们自己的道德观，他们训练有素，遵守纪律，彼此忠诚，对俗界制定的法律嗤之以鼻。哈乐根相信他们有权杀戮和毁灭，因为他们立下过保护游侠的誓言。

玛亚经过圣十字架教堂时，往街对面的康维克斯卡街 18 号扫了一眼。一家水暖器材商店和一家橱窗里摆着身穿束腰吊袜带和亮光袜子模特的内衣商店形成一个楔形，夹角处就是 18 号红色的门道。在地面上能看到的只有两层，所有的高窗都紧闭着，被漆成了模糊的灰色。哈乐根的住处起码要有 3 个出口，其中的一个是隐蔽的。这座有一扇红门的建筑在后街还开有另一扇门，大概在地下还有一个秘密的通道连着女用内衣商店。

玛亚“啪”的一声打开了放剑器的顶盖，斜着身子轻轻一抖，剑把儿就滑出来一点。在伦敦的时候，召唤令是以很普通的形式送达的，常常是一个没有任何特殊标志的马尼拉信封从她的门缝底下塞进来。玛亚并不确定父亲索恩还活着等在这座建筑里。如果塔布拉发现了她与 8 年前饭店里的两人被杀有关，那么他们把她从伦敦引出来，在一个外国的城市里把她干掉，也完全说得通。

玛亚横穿过马路，玛亚停在女用内衣商店前，浏览着橱窗里的展品。她

试图寻找哈乐根习惯采用的记号，比如一个面具，一件宝石状的布艺或任何能让她越来越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的东西。已经7点了。玛亚缓步沿人行道往下走，在水泥地面上看到一个用粉笔画出的标记：一个椭圆形，连着三根直线，很抽象地暗示哈乐根的鲁特琴。如果是塔布拉画的，那他们会画的很用心，让画面与那种乐器尽量相像。而这个图形画得比较潦草——像是没事干的孩子胡涂乱抹的。

她按了按门铃，听到了里面的铃响，看到墙上探出一个小小的监视器镜头，很快锁定在她身上。随后，门“咔嚓”一声开了，她跨步进去，站到了通向楼上楼梯的过道上。身后的门自动关上，一根3英寸长的门闩插入锁眼。陷阱。剑已出壳，玛亚将剑柄和剑身固定，迈步上楼。上到楼梯顶端，又是一扇铁门，又一个门铃。她按了电钮，从蜂鸣器里传出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

“声纹识别，请吧。”

“见鬼。”

大概是电脑分析了她的声纹，3秒钟后铁门打开了。玛亚走进一间较大的房间，房间里以白色为主，地板油光发亮。她父亲的公寓简单朴素，没有塑料，没有假花或刺眼的摆设，一道半截墙分隔了门道和起居室。这么大的空间里，只有一把皮椅、一张咖啡桌和一个插着黄色兰花的花瓶。

墙上挂着两幅带镜框的招贴画。一幅是宣传画，展示的是东京根津艺术品学会珍藏的日本武士剑，《剑之形士之命》，另一幅是法国画家马塞尔·杜尚于1914年完成的《随意的中止》。这个法国人从一米高的地方往一块画布上放一团线，然后勾勒出它们的轮廓。像每一位哈乐根一样，杜尚从不否定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并以此来完成他的艺术。

随着一阵光脚走过地板的声音，一个剃着光头的年轻人，端着一挺机关枪，出现在角落里。他面带微笑，枪口呈45度角指向斜下方。如果他蠢到抬起枪口的话，玛亚就会左跨一步，挥剑劈他个满脸花。

“欢迎来到布拉格，”他用带着俄国口音的英语说，“你父亲马上来见你。”

年轻人的裤子上有几根束带和拉绳，无袖的T恤上印着几个日文字，他胳膊和脖子上的大块刺青，这一切玛亚都看在眼里：蛇，恶魔，还有一幅地狱图。她不用看他的裸体就知道他是一首会行走的叙事诗。哈乐根似乎总要收罗一些不合适的怪人来为自己服务。

玛亚将剑收回剑匣。“你叫什么？”

“亚历克西。”

“你为我父亲索恩工作多久了？”

“这不是工作，”看来年轻人对自己很满意，“我帮助你父亲，他能帮助我修炼成武术大师。”

“他干得很不错，”话语刚落，索恩就坐在电动轮椅上出现了。他的哈乐根剑插在鞘中，绑在轮椅的扶手上。最近两年索恩留起了胡须，他强壮的胳膊和前胸几乎让人忘记了他那双已经开始萎缩的废腿。

索恩的轮椅不再移动，他微笑着端详着自己的女儿。“晚上好！玛亚。”

玛亚上次看见父亲是在白沙瓦。那夜，林登把他从西北前线的山上背下来，林登的衣服全被鲜血浸透，而她父亲则不省人事。

塔布拉利用虚假的报刊文章将索恩、林登以及一个叫威罗的中国哈乐根和一个叫利布拉的澳大利亚哈乐根引诱到了巴基斯坦的部落区。假新闻让索恩相信，有受到当地宗教领袖威胁两个孩子——一个12岁的男孩和他10岁的妹妹——是游侠。这4位哈乐根和他们的助手在一座山口遭到埋伏兵的突击。威罗和利布拉当场死亡，索恩伤了脊髓，下身瘫痪。

两年以后，她的父亲和一个满身刺青的仆人生活在布拉格的一套公寓里。一切还算顺利，父亲也忘记了过去，努力面对将来。此时此刻，玛亚甚至有几分庆幸父亲成了截瘫患者，如果不曾受伤，他一定会否认中过那场埋伏。

“你怎么样，玛亚？”索恩转向俄国人，“我已经有日子没见我女儿了。”

“女儿”这个词让玛亚很恼火，这给人的感觉是，索恩把她召来是出于父亲对女儿的关照。“两年多了，”她回答。

“两年了？”这个名叫亚历克西的俄国人微笑着说，“那你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索恩做了个手势，俄国人从桌上拿起一个扫描器。那玩意儿很像机场安检员用的探测棒，事实上它是塔布拉用来检测微型跟踪仪的。跟踪仪只有小颗的珍珠那么大，它通过GPS卫星定位系统反射回来的信号识别并跟踪目标。这种仪器有雷达跟踪器，也有利用红外线技术进行探测的。

“用不着浪费时间找那东西啦，塔布拉对我没兴趣。”索恩说。

“还是小心一点为妙。”亚历克西拿起扫描器。

“据他们所知，我并不是哈乐根。”

探测器并没有“哗哗”作响。亚历克西退出了房间，索恩示意玛亚坐下。玛亚知道父亲一向是要把谈话内容推敲几遍的。他会用几小时的时间考虑他的衣着，甚至家具的摆放。天哪。她得先给他来个出奇不意。

“你找了一个好仆从。”她坐下后，索恩的轮椅也靠过来，“很有色彩。”

一般情况下，父女之间用德语交谈，索恩在这一点上还是迁就女儿的。玛亚虽然有好几个国家的护照，可这些日子里她还是自认为是英国人。“是啊，都是些墨水活儿。”索恩笑着说，“亚历克西让一位刺青艺术家在他身体上创作了一幅第一界域的画卷，虽说不怎么样，但这是他的选择。”

“是啊，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即便是哈乐根。”

“你似乎并不怎么乐意见我，玛亚。”

玛亚本来是打算克制住自己的，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还是忍不住冲口而出，“我对那里的官员又是贿赂又是威胁的，才让你上了飞机出了巴基斯坦。到了都柏林，圣母祈福接了手，这没什么——那儿是她的地盘。可是有天我把电话打过去，她跟我说什么，‘你父亲下身瘫痪了，不能自己走路了。’说完就挂断了我的电话，还把那个号码消掉。就这样，‘砰’，完了。此后的两年我再没有你的消息。”

“我们这也是保护你，玛亚。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有多危险。”

“去跟那个刺青孩子讲吧。我见过你拿危险或安全说事儿，这些话已对我不起作用了。再没有什么战斗了，再没有什么哈乐根，真的——就你们几个，林登，圣母祈福。”

“还有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谢泼德。”

“只有三五个人什么也改变不了。战争已经结束。你还不明白吗？塔布拉赢了，我们输了。Wir verloren(德文，意为：我们输了)。”

德语的词汇似乎比英语对他触动更大些。索恩按了一下扶手上的控制开关，侧了侧身，回避了玛亚的目光。

“你也是一名哈乐根，玛亚。这是你真实的自我，包括你的过去和你的未来。”

“我不是哈乐根，我不像你。从现在开始你应该明白了。”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说什么都是很重要。”

“我需要你去趟美国。一切费用我们包，一切都安排好了。”

“美国是谢泼德的地盘，让他办好了。”

她父亲的目光和嗓音都严厉了起来。“谢泼德遭遇了非常局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我现在有了一种真实的生活，和你说的那些不再搭界。”

索恩努力克制自己的火气。他扳动键盘，绕着桌子走了个优雅的8号线。“啊哈，对了。社会大机器里的平民百姓的生活一定很快乐，很逍遥。你怎么不跟我说说呢？”

“你从没问过。”

“你不是在什么办事处工作吗？”

“我是产品设计师。我和一个团队一起工作，为不同的公司开发产品外壳，上星期我刚设计出一种新的香水瓶。”

“听上去挺带劲儿的。我相信你一定很成功。剩下的呢？你生活中的其他部分？有没有什么我该认识一下的男朋友？”

“没有。”

“有一个出庭律师——叫什么来着？”索恩当然知道那个姓名，只是假装努力在记忆中搜索。“康纳·拉姆齐，他富有，帅气，家世也好，只是后来他撇下你又跟别的女人好了。很显然，他在和你在一起时就看上她了。”

玛亚仿佛感觉是脸上挨了索恩一巴掌。她早该知道索恩会利用伦敦的关系获取信息。好像他什么都知道。

“这与你无关。”

“别把时间浪费在拉姆齐那儿了。几个月前圣母祈福的几个人，炸飞了他的车，他到现在还认为是恐怖分子在跟踪他，还雇了保镖，生活在恐惧中。这也好，不是吗？拉姆齐先生应该为欺骗我的小女儿受到惩罚。”

索恩在玛亚身边摇来晃去，冲她微笑。玛亚也知道自己该暴跳如雷，可她没有。她想起在布莱顿的一个码头上拥抱她的康纳，又想起三周后坐在一家餐馆里提出分手的康纳，说她不是适合结婚的对象。玛亚在报上读到了汽车被炸的事，但从没有把这事跟父亲联系起来。

“你没必要那么做。”

“可我还是做了。”索恩又移回到咖啡桌旁。

“炸一辆车并没有改变什么。我还是不打算去美国。”

“谁提美国了？咱们就是谈谈。”

她所受过的哈乐根训练告诉她，还是应该以攻为守。和索恩一样，她也为这次会面打过腹稿。“跟我说说真话，父亲。你爱我吗？”

“你是我的女儿，玛亚。”

“回答问题。”

“从你母亲死后，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珍宝。”

“那好。就算事情果真如此。”玛亚微微前倾身体，“社会大机器的建立摧毁了几千年来的权力平衡，据我所知，已经没有什么游侠，只有不多的一些哈乐根。”

“塔布拉可以用面部扫描、电子监视和政府官员的合作……”

“我不想要理由。咱们现在说的不是那个，只说事实和结论。在巴基斯

坦，你受了伤，另外两个人被杀，包括我一直都喜欢的利布拉，他造访伦敦时还带我去看过电影。而威罗，又是多么优雅而能干的女人啊。”

“两位斗士不避险阻，”索恩说，“都死得很有尊严。”

“是的。他们死了，既没有平暴安良之功，也没有攻城掠地之绩。而现在，你要我以同样的方式去送死。”

索恩抓住了轮椅的扶手，有那么一会儿，他给玛亚的感觉是要站起身来，但那只是一种愿望罢了。“无法想象的局面已经发生了，”他说，“长久以来，我们在那边都有间谍。一直由林登与他联系。”

“又是一个陷阱。”

“也许吧。但所有我们已接收到的情报都是准确的，几周前我们了解到可能有两位游侠在美国，他们是兄弟俩。我在多年前保护过他们的父亲马修·科里根。在他转入地下之前，我给过他一个护身符。”

“塔布拉知道这兄弟俩吗？”

“知道，因此他们一天 24 小时都受到监视。”

“那塔布拉为什么不干脆杀了他们，他们以往不都是那么干的吗？”

“我只知道科里根兄弟危在旦夕，我们必须尽快地提供帮助。谢泼德出身于一个哈乐根家庭，他的祖父救过很多人的命，但是一位未来的游侠不相信他。谢泼德的智商或逻辑性不够，他是一个……”

“笨蛋。”

“的确如此。你能处理好一切的，玛亚。你要做的就是找到科里根兄弟，再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也许他们并非游侠。”

“不亲眼看看怎么知道。有一点你是对的，游侠是不多了，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你不会是非我不可吧，可以雇几个为钱卖命的。”

“塔布拉有更多的金钱和权力。说雇来的人总是坏事。”

“那你就亲自出马吧。”

“我腿瘸了，玛亚，我被钉死在这儿了，在这套公寓里，在这把轮椅上。你是我惟一可以倚重的人了。”

有那么一瞬间，她真想拔剑而起，投入战斗，可她马上又记起了伦敦地铁站里的那一幕。作为父亲，应该保护自己的女儿，可是索恩呢，却毁了她的童年。

她起身向门口走去，“我要回伦敦。”

“不记得我怎么教你的了？ Verdammt durch das Fleisch. Gespeichert

durch das Blut……”

“肉身欠，血来偿。”玛亚对这种打小就听的警句已是烂熟于心了。

“把这些口号喊给你的俄国朋友听吧，它对我可不起作用。”

“假如真没有游侠了，塔布拉就会改写历史，不出一两代，第四界域将变成一个冷酷、贫瘠之地，每一个人都被监视和控制着。”

“早已如此了。”

“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玛亚。我们就是这样的人。”索恩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和遗憾，“我也经常奢望能生来就那么没心没肺的，有不一样的生活。可我就是做不到，我无法忘记过去，忘记那些为这么重要的事业牺牲自我的哈乐根们。”

“你给我武器，教我去杀戮，现在呢，你又把我送上不归路。”

轮椅上的索恩看上去越来越萎缩，几乎佝偻成一团。他用几乎耳语的声量说，“我将为你去死。”

“可我不想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业去死。”

玛亚扶住索恩的肩膀。这是一种告别的姿态，为下次的见面做个铺垫——但他表现出的愤怒令她把手拿开了。

“再见，父亲。”她再次走向门口，打开了门闩，“我还有小小的机会得到幸福，请把它留给我吧。”

内森·布恩坐在与内衣店隔街而望的货栈的二层房间里。通过夜视镜，他注视着玛亚离开索恩居住的小楼，沿着人行道走着。布恩已经拍到玛亚抵达机场时的照片，可在这里再次看到她还是让他很高兴。这些日子他干的活儿可真不少，盯着电脑监视器，检查往来电话和信用卡账单，阅读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的医疗报告和警方通报。布恩眼见一个活生生的哈乐根能帮助他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可问题在于敌人仍然存在，至少他们中的几个还在，而他的责任就是把他们都消灭。

两年前的巴基斯坦的枪战发生后，布恩发现了玛亚住在伦敦。玛亚的日常表现告诉他，她反感哈乐根的暴力并且决定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弟兄会上层主张处决玛亚，但布恩在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提出反对。他知道玛亚会带出索恩、林登和圣母祈福的线索，而这三个哈乐根的存在威胁性让布恩不得不寻踪觅迹便于剿灭。

以防玛亚察觉到被人跟踪，布恩在伦敦时就派遣了一队技术人员进入她的公寓，在她的每件行李中都装上了微型跟踪器。只要玛亚带其中一件去邻居家，GPS卫星就会向弟兄会的电脑发出警报。布恩感到幸运的是玛亚选择了最普通的方式来到布拉格。有时候，哈乐根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个国家消失，然后，又以新的身份在几千公里外的地方出现。

布恩从无线耳机里听到卢特卡的声音。“现在怎么办？”卢特卡问，“要不要跟着她？”

“那是霍尔沃的事，他能处理好。索恩是主要目标，今夜晚些时候再对付玛亚。”

卢特卡和三名技术人员坐在一辆停靠在拐角处的厢式送货车上。卢特卡是捷克人，身为警察上尉，他负责这个管片。而技术人员只管于自己的活，到点儿就下班回家。

在卢特卡的帮助下，布恩在本地雇了两名职业杀手。杀手就在他身后坐着，随时待命。那个讲乌戈尔语的匈牙利人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壮汉，而他的朋友是塞尔维亚人的退伍军人，能讲4国语言，虽然看起来很有头脑，但布恩并不相信他。在布恩看来，他应该属于那种稍遇抵抗就会退缩的人。

屋里很冷，布恩穿着晴雨毛皮大衣戴着毛线帽，他的军人式的短发和钢边眼镜让他看上去颇有些威严，像个每逢周末都要跑马拉松的化学工程师。

“咱们动手吧，”卢特卡说。

“等等。”

“玛亚是步行回饭店的，我看索恩今晚不会有客人了。”

“你不了解这些人，我可清楚得很，他们行事谨慎，行动难以预料。索恩也许决定离家，玛亚也很有可能来个回马枪。咱们不妨等上10分钟，看看会发生什么。”

布恩把夜视镜调低，继续观察街道。这6年他为之工作的弟兄会，是一个有各国人士参加的小团体，他们因对未来有着独特的看法而聚集在一起。被敌人称为“塔布拉”的弟兄会的目标是铲除消灭哈乐根和游侠。

布恩是弟兄会和雇佣杀手之间的联络员，他发现，与塞尔维亚人和卢特卡上尉这样的人打交道并不难。受雇者要的永远是金钱或其他好处，可以先和他们侃价，而价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虽然也从弟兄会那里领取不菲的薪酬，但布恩从不认为自己是受雇者。两年前，他被允许阅读名为“知识”的著作集，这令他对弟兄会的宗旨和哲学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知识”让布恩意识到，他是与无序的力量进行历史性斗争的一分子。弟兄会及其盟友已建立了接近于完美和谐的社会，但是，只要有游侠在这个新体制就无法存活，而那些已经得到公认的观点又将面临挑战。只有在人们不再提出新问题并接受现成的答案时，和平和繁荣才能实现。

虽然游侠将混沌带入这个世界，但布恩并不恨他们。虽然游侠生来就有跨越一切的能力，但他们对自己奇怪的遗传也是无能为力。而哈乐根就不同了，他们尽管有家庭，可每个成员都会做出保护游侠的选择。他们深思熟虑的随意性与主宰着布恩生活的准则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几年前布恩去香港杀了一个名叫龙青铜的哈乐根。他在搜身时发现龙青铜身上除了一般的武器和假护照以外，还有一个被称为随意号码生成器的电子装置。那东西相当于一个微型电脑，只要按键就会显示数字。哈乐根有时会用它来做出决定，单数意味着做，双数代表不做。按下按钮，数字生成器告诉你该怎么做。

布恩还记得自己在饭店房间里把那个东西研究了半天。一个人怎么能这么生活呢？在他看来，但凡靠数字生成器决定生活道路者均在杀无赦之列。秩序和纪律是挽救西方文明免于崩溃的唯一途径，你惟一要做的就是着眼于社会边缘，看看要是人们的生活决定于随意的选择会有什么样的事